

金鰲新話研究

葉乾坤

一、導言

中韓兩國因地理與政治關係，自古文物交流頻繁，漢家與漢文亦於無形中傳入朝鮮，但確實年代則無法考證。新羅時代盛行佛教，大批僧徒自韓來華學習佛法，於學佛法之餘，亦學得唐朝酬唱詩風。在學成歸國時，亦將此種風氣帶回朝鮮，並加發揚，造成朝鮮幾千年來，漢詩發達之主因（一）。唐詩之外，宋詞、元曲、小說文學按理應給朝鮮相當影響，但始終不見發生。待至明朝瞿佑所著剪燈新話入韓後，韓國小說乃起巨大變化，脫離說話領域。

剪燈新話雖文詞典雅，亦有剪燈餘話，聊齋誌異等模仿作，幾篇且編成明曲（二）。但在我國文學史上，並無何重要地位。入韓後，身價百倍，文人競相爭閱，以為可磨練其文筆（三）。寺刹藏書衆多處，必備之（四）。且於短期內，出現模仿作——金鰲新話（五）。韓國小說文學亦立即結束道聽塗說之桎梏，步入正統小說文學之域（六）。名著洪吉童傳、天君衍義、九雲夢、春香傳、水宮龍王傳，皆受其影響。剪燈新話不惟在韓國，於日本亦給予巨大影響，在其影響下產生模仿作有伽婢子、牡丹燈記、錢湯新話、深川新話、船頭新話等。這類作品即日本怪談之源流。

金時習於剪燈新話永樂版出世後，約五十年即著金鰲新話，足見中韓文學交流之迅速，但欲知剪燈新話如何影響金鰲新話，則非研究金鰲新話不可。本文首從作者生平與著作，研究作者所處環境與其教育背景，作金鰲新話動機、經過等。再分情節、文體形式、人物、背景等探討金鰲新話，以及與剪燈新話之關係。最後綜合作者生平與其作述，研討金鰲新話所表現思想與作者之人生觀。

註一：拙著佛教入韓與新羅詩歌文學。漢城中國學報第二輯，一九六四年。

註二：如蘭蕙聯芳樓記教坊本，領頭書即翡翠傳，哀聲撰金鳳釵記等。

註三：李圭景著五洲衍文「今閭巷輩所專習者，有剪燈新話一書，以爲讀此則嫻於吏文云，斯爲刀筆之熟……」

註四：朝鮮古書刊行會第十三輯，北漢誌，太古寺條：「仍名以太古，又自備物力刻四書三經，具諺解，少微通鑑，十九史略，唐詩品彙，故百選，喪禮備要，剪燈新話，三韻通考，千字文，朱字筆共五千七百版……」

註五：金安老著龍泉談寂記「……入金鰲山，著書藏石室曰：「後世必有知岑者。」其書大抵述異寓意，劬剪燈新話等作也。另見梅月堂集題剪燈新話後各篇題後感。

註六：趙潤濟著韓國文學史一九五七年第五版第一二〇頁與一二二頁。

二、金時習與其著述

1. 金時習字悅卿，江陵人，新羅閔智王之後裔。係江陵望族，其族輩出名公巨卿。曾祖以後，則爲武將世家。號雪岑、清寒子、東峯、碧山清隱、贅世翁、梅月堂等。生而聰悟絕人，不俟傳授而古今文籍通貫無漏。其貌稜身短，豪邁英發，簡率無威儀，勁直不容人過，傷時憤俗，氣鬱不平，自度不能隨世低仰，遂放形骸，遊方之外，城中山川，足跡殆遍，遇勝則棲之（一）。故人稱爲「別是一種異人，近於索隱行怪之徒。而所值之世適然，遂成高節耳。觀其與襄陽書。金鰲新話之類，恐不可以太高見遠識許之也」（二）。渠於政治上屬於李朝初期執權勢力淫威脅迫下，新興士人派不甘屈服，而具有政治良識之失意政客。但在佛儒思想青黃不接之時代中，澈底實踐佛教教理，而其教養則充滿儒教思想之思想家。在文學上，則透過文學作品表現其生活上，時而向現實妥協，時而堅決不屈之矛盾。現將其生平分五期敘述如左：（三）

①幼年與求學時期（世宗十七年——端宗三年）

時習於（西元一四三五）世宗十七年生於漢城，離胞八月，卽能知書。鄰居集賢殿學士崔致雲見而奇之，命其名爲時習，意取論語學而章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之語。語遲而神警，臨文口不能讀，意則皆曉。三歲自其外祖習得聯七字，平仄、對偶、押韻等作詩法，立能綴詩（四）。五歲從修撰李季甸學中庸大學，人號神童。政丞許稠慕名往訪，以老字考之

時習答以：老木開花心不老。許氏驚嘆神童之名無虛傳。世宗聞之，召致承政院，果捷而佳。世宗且親召入內，呼韻令製絕句，卽賦之（五）。世宗嘉嘆且允學成後大用之，受賜還家，一時聲振全國，稱金五歲，或只稱五歲。此後卽從大司成金泮學孟子、詩經、書經、春秋，且同時與尹祥學周易、禮記、諸史、諸子百家，並正式入成均館修學。世宗卅一年時習十三歲時，因丁憂隨父返抵江陵家鄉。外祖母雖愛護備至，然三年守孝期未滿，亦相繼離去。其父乃再娶，時習亦離家獨自上京。在漢城不惟苦心鑽研儒經，且涉獵佛教經典，並曾向名師問道（六）。科舉方面，除監試外，曾參加覆試，不幸名落孫山。於聞及首陽君癸酉靖難，乃決心入三角山重興寺讀書。

② 雲遊四方時期（端宗三年至成宗廿四年）1453——1465

時習於三角山重興寺專心學業，聞悉端宗遜位，乃大哭盡焚其書。發狂陷於溷廁，託迹緇門，僧名雪岑。蓋因本性嫉惡如仇，於聞及首陽君篡位時，悲痛難禁，遂決心放棄功名佯狂爲僧，以自由之身徜徉於山水，寄情於自然，逃避無力挽救之現實（七）。世祖元年，死六臣因謀復不成，發覺後全被處死於漢城郊鷺梁，人莫敢前往收屍。時習於夜半前往收屍，並設壇於東鶴寺致祭。不久端宗亦昇遐，於是合巖幾道，曹尙憲在六臣壇上另築一壇，御袍撰祝文，痛哭祭吊。爾後每年十月必趕來致祭，既表示其忠誠，亦略釋落泊之心。自端宗歿後，時習功名之望，全成泡影。以松都爲首站，開始其四海浪跡之流蕩生活。遊畢關西曾自述曰：「入關西，登巴嶺之險，涉水之波，以觀箕都井田城郭之址。宮詞廟觀之壯，人物之繁華，桑麻之翳翳，可想殷之宗子餘風不墜矣！由是溯薩水之涯，入安市之城，隋唐攻戰之跡，依佈然慘烈。使後之騷人墨客，徘徊踟躕，足以激千古之恨。又登香嶺，南望勃瀾島嶼之縹渺，北眺朔漠山河之險阻。坐巖扃伴明月，或依澗邊之石，或登巍峨之峯，見松櫟參天，荒蕪狼藉，鳥獸之奇怪，草木之精華，皆使我欣然。吟哦或題樹葉，或書岩崖，還于蓬廬，蕭然默坐黃茗茹蔬，足以遺慮而忘情矣！吾若在宦途，欲窮此清玩不可得也……」（八）於世祖四年至五年則遊關東，足跡遍及金剛、五台、鏡浦台、江陵東域，然恨未能週遊國島三日浦、叢石亭（九）。既遊關東旋卽前往湖南。遊覽後，甚感百濟舊地物產之風、民俗之強悍（十）。時習聰悟強記，所涉獵經書，一記則終生不忘，故遊覽時未嘗讀書，亦不以書笈自隨，而古今文籍通貫無漏，人有舉問者

，應口答之。磊塊忱慨之胸，無以自宣，凡世間風日雲雨，山林泉石，宮室衣食，花果鳥獸，人事是非得失，富貴貧賤，死生疾病，喜怒哀樂，至於性命理氣，陰陽幽顯，有形無形，可指而言者，皆寓於文章。故其辭也，水涵風發，山藏海涵，神唱鬼酬，聞見層出，使人莫知端倪（十一）。世祖酷好佛教，某日召全國高僧，遽聞有高僧名雪岑者，急欲召之。并咸集朝臣與高僧待聞雪岑說法。然雪岑已失蹤跡，只於路旁穀倉中見一僧，即金時習。朝臣回報，惟聞：時習係狂人，豈知佛法也。羣僧咸言雪岑乃深韻佛法之高僧。此即時習待世祖之態度（十二）。世祖八年，購書次入京。王正譚蓮經，孝寧大君李補乃力勸時習協助，時習於是入內佛堂一旬，並有吟其創起之緣詩。

③金鰲山隱居時期（世祖十年至成宗二年）

時習於世祖十年，於慶州金鰲山茸長寺舊址卜築山室，有意長久（十三）。慶州係其祖先舊居所在地，新羅古都，四圍風景幽美，多名勝古跡，民風淳厚，且因新羅崇尚佛教，故名寺古刹林立。況其愛慕海東孔子崔致遠之文學與風流，同情其英雄末途，又因原本體弱多病，遊歷十幾年後，無法不擇天暖氣和之南方，療養身疴。時習於卜築山室之際，孝寧大君荐其參與圓覺寺落成會，時習即刻束裝上京，參預盛會。世祖盛讚其圓覺讚詩，召孝寧君留其居新落成圓覺寺，然爲其所堅拒。返途，世祖且再三令人殷勸，終無挽回其去意。時習滯留京師期間，傾其所有購買各種書籍，其藏書遂達十萬卷之多，故離金鰲山以後，仍眷念金鰲山藏書。於金鰲山隱居中，曾於讀書之餘，搜集古人歌咏自然之詩百餘首，依韻與同好者和之。一般生活則清苦，朝起必具明水禮佛，禮罷哭，哭罷歌，歌罷詩，詩罷又哭，而焚之，行止亘測。其對世宗之忠誠，一如往昔，雖亦曾遊慶州附近之名寺古刹，却無定時，每年十月則必糾合志士，祭先王殿下。

④失意時期（成宗二年至十三年）

時習爲報世宗知遇之恩，於世祖篡位後，佯狂誓不出爲仕，四處遊蕩，玩世不恭。然世祖歿後，經睿宗傳至成宗，其憤慨之情已逐漸消失，對現實遂感好奇，況成宗英明，善待文士，乃生躍躍欲試之心，終於友輩苦勸下，收拾行裝，毅然上京。但返抵京城，目睹羣兇仍包圍王上左右，正氣無法得申。遂放棄宦途之思，又因病纏身，無力歸返金鰲山，乃不得不於漢城附近

留居。於是在城東卜築瀑泉精舍，於狹小精舍中，仍似金鰲山時期，狂歌醉吟，讀佛經與黃庭經等消閑。不久，且在水落山建精舍。當時國中重臣若徐居正、申叔舟、鄭昌孫等非時習所敬佩者，則不爲已甚。故時習與居正唱酬之餘，常公開表示不滿其功名心之重，如某次衣冠襪於市中，逢徐居正方趨朝，大呼居正之名，以辱之。亦曾於市中破口大罵其他朝臣。其狂顛已至其極矣！不久，與南孝溫、洪裕孫、安應世、李貞恩等年輕悲憤慷慨之士，在水落山精舍以酒詩相酬度日。南孝溫等係主張政治改革之激進派，孝溫即曾於成宗二年上昭陵復位疏。至成宗十二年，時習四十七歲，自思過去悲慘淒涼身世，又感無後之不幸，且目睹佛教日漸式微，反之，儒教則逐日興盛，知殊難繼續放浪生活，終於楊大峯、金宏弼、鄭汝昌、南孝溫等人影響下，結束流僧生活，自撰祭祖文，向祖先謝罪，留髮還俗，與安氏婚。新婚未久，新婦安氏即別世離去。經此打擊，又眼見王廷政潮起伏，年輕新進之政治改革派，對廢妃問題所持偏激主張，與保守勢力結下深仇，致惹成李朝士禍之因，乃萬念俱灰，對功名宦途重失興趣，不得已，仍披袈裟離開漢城，前往關東重渡流浪生活。

⑤晚期（成宗十四年至廿四年）

時習於年青遊罷關東，自恨未能遍及全域，因此時想能於有生之年，重遊關東。世祖十四年三月，時習因求得小片黍地，乃載六經子史，涉關東山水，離開漢城，無復返之意。於關東流蕩十年中，有襄陽府柳自漢者，同情時習之窘境，極盡厚待之能事。故時習曾作詩，自比伯牙遇鍾期。經關東十年顛沛生活，時習自悟不久於人世，遂決心於離世前，前往百濟古都，并往東鶴寺招魂閣。約於成宗二十二年離開關東，至忠清道鴻山縣北方四十七里之萬壽山無量寺，原已體弱多病，終於病倒寺中。成宗二十四年二月卒，享年五十九。寺僧遵囑不予火葬，三年後開棺，臉仍若生人，寺僧始加火葬，并建舍利塔。時習曾自畫老少二像，留存於該寺側祠堂。死後，李陰崖、朴訥齋、尹滄洲等收集資料，宣祖命藝文館出版梅月堂集，并命栗谷撰金時習傳。肅宗二十五年，因崔錫鼎之啓，追贈通訓大夫司憲府執義。正祖八年，追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總管，諡號清簡公。

2. 時習於隱居期，不惟作詩讀書，並且以其博學深思，著述大量作品。其中有詩萬餘首（師友名行錄），四方志一千六百

(記言)，紀山紀水二百(記言)，遊金鰲錄(列朝詩集)，關東目錄(列朝詩集)，太極圖，歷代年紀，梅月堂詩集，四遊錄，金鰲新話，蓮華經別讚，千字聯句等。但現存有梅月堂集，梅月堂詩，四遊錄，金鰲新話，蓮華經別讚，清寒比鶴雪密註並序大華嚴一乘法界圖，千字聯句，十玄談要解等(十四)。今分別敘各種著述之版本如左：

①金鰲新話：金鰲新話於韓國已佚傳，現所見者悉來自日本。初刻本係承應二年(一六八五)翻刻，合訂成一卷。再刻本係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以大塚彥太郎家藏本本刻，分上下兩卷。上卷三十二頁，下卷廿四頁。上卷有梅月堂小傳，萬福寺樗蒲記，李生窺牆傳，醉遊浮碧亭等，下卷則有南炎浮洲錄，以及龍宮赴宴錄兩篇。此外並有三島中洲、依田百川、蒲生重川、小野湖山、長梅外、谷彥、李樹廷、李景弼等序與跋、註記等。崔南善於一九二七年啓明志十九號，介紹明治十七年再刻版，並附解題，於是金鰲新話重新出現於朝鮮半島。一九五三年五月，李家源將啓明志者，詳加整理譯註，金鰲新話仍能普及於韓國。

②梅月堂集與四遊錄：中宗於其六年三月十四日曾下令刊行時習文集，初刊本序文係李紆於中宗十六年作，然是否該年刻本，則不可考。其次爲梅月堂手纂本。此手稿似爲李紆所蒐集，金時習親筆稿。歷經中宗、仁宗、至明宗乃入盧守愼手。再經其甥盧大河而爲許筠所入手。此藁分三卷，其其兩卷係時習親筆本，一本爲守愼手筆。卷首有「清寒」印，卷末則有守愼之「蘇齋」印。且載有落成會詩、小序、受契卷詩，及陳情詩等。第三種爲宋氏本梅月堂藁。該詩藁係宋錫夏所購古寫本。曾於「書物同好會報」第十四號，以梅月堂藁爲題，詳細說明該古寫本內容。大致與手纂本同，於是疑爲該手纂本。第四種係甲寅字本。宣祖十五年秋季，王命大提學李珥撰傳，并令藝文館刊出。翌年李山海作序，以改鑄甲寅字出刊。此種版本無落成會詩等，仁祖時曾將此版本改刊。現奎章閣本卽此種版本。除以上四種版本外，尚有抽出時習遊關西、關東、嶺南、金鰲等地之紀行詩，稱四遊錄。此四遊錄無法考證何人所刻，但由跋中得知係光海朝時代所刊而已。現行最完整者係時習十六代孫金鳳起所編高宗本。此本係新活字本，六冊二十三卷。其中詩集十五卷、文集六卷，附錄二卷。內容較諸任何版本豐，尤以附錄二卷乃編者廣搜集各種文集，史傳之資料。

⑧妙法蓮經別讚：係世祖八年，孝寧大君召請入內佛堂校正蓮華經時所作，載於江陵金氏宗會所刊「溟源散稿」。

④十玄談要解：李家源藏本，作於成宗六年。

⑤千字聯句：金時習親寫本，現存只有四百四句。

註一：李珥之栗谷全集二百九十一頁至二百九十四頁金時習傳。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影印本。以後簡稱金時習傳。本章大部參考此傳。

註二：退溪集。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影印本。

註三：鄭炳昱著國文學散藁二二二頁至二三七頁金時習之生平與思想。漢城新丘文化社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註四：鄭柱東著梅月堂金時習研究四十頁至一六六頁。漢城新雅社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出版。本節大部參考此書。

註五：朝鮮古書刊行會第十三輯東京雜記三，五三六頁至五三七頁寓居（新增本朝）條。其詩：東峯三峯貫太清，登臨可摘斗牛星，非徒岳岫興雲雨，能使邦家萬世寧。但同書三七六頁北漢志山谿條之詩則作三角高峯貫……能使王家萬歲寧。

註六：詩集三，贈峻上人廿首序。

註七：李健昌金時習傳「負奇才，雅有所欲，使其有爲，必不如彭年，三間徒死桁楊間。然時習灼知天命，世祖之時豈時習所能哉？事卒不可爲，意卒不可解，故託於佛，以自椎挫鎖鑰也。」

註八：岩遊關西錄後志。

註九：岩遊關東錄後志。

註十：岩遊嶺南錄後志。

註十一：金時習傳。

註十二：李家源金鰲新話解題

註十三：東京雜誌一梅月堂詞字條。

註十四：鄭柱東著梅月堂研究頁三七九至三九七，以及四八五至四八八頁。

三、金鰲新話之情節與文體

1. 金鰲新話自書末所題詩看（註一）似不只現存五篇，但現存文獻中，只有「萬福寺楞蒲記」、「李生窺牆記」、「醉遊浮碧亭記」、「南炎浮洲志」、「龍宮赴宴錄」等五篇，其情節敘述如左：

萬福寺楞蒲記

金羅南原有梁姓青年，早喪父母孤苦無依，未曾有妻室，獨居於萬福寺之東，每於月下對其房外一株梨花，吟詩浩嘆獨居之苦。某夜吟罷，突聞空中「何必憂慮不遂」之語。異日適為該地燃燈之會，梁某亦如其他士女前往發願，與佛賭楞蒲勝，隱於桌下，見一妙齡女郎前來訴狀。因而出面與之相識，乃隨女歸其宿處相歡三日，該三日不下世間三年。歸家前與女話別，女為其設宴，邀四鄰作陪。臨別女贈梁某一碗，俾見女父母時為證。梁某遵囑前往，女父母甚感驚訝，何以梁生持有其女殉葬物。生即依約見女來，但女家無一得見，終經試驗確知非假。生亦知女為鬼，但徒增傷感而已。翌日，生前往殯葬處為文祭之，且盡賣女子所有田產祭荐。該女遂脫輪迴轉生他國男子。梁生終不再談論婚嫁，入智異山，不知所終。

李生窺牆記

松都有李生，年十八，天資英秀，常詣國學。某日，李生挾冊詣學，過善竹里巨室崔家，憩於垂楊下。窺牆內有一閨秀倦繡停針而吟。生聞之，不勝技癢，乃作詩三首繫石投入。崔娘拾得閱讀後大悅，約生相會。生如約前往，相歡數日始歸。自此生每日暮去朝返。李父責其荒唐，乃遣往蔚州。崔娘苦等數月，終悉李生遠去，相思成疾，臥床不起。崔父怪之，搜箱篋獲李詩，相詰後，方悉崔娘情有獨鐘，非生不嫁之情。乃遣人赴李家談婚，幾經磋商李父始派人告生。生大喜，作詩贈女，女聞之病稍愈。李崔終成親家，李生并科舉及第入朝。奈紅巾亂起，夫婦失散，各自東西，女則為賊所擒。女為保持貞節為賊所殺。

生於亂平之後返抵故里，其家已爲兵火所焚，崔家亦成一片荒涼。生乃登樓獨坐，時至二更，崔氏乃出現。生雖明知其爲非人，仍重拾舊歡。承崔娘告知財產藏所，與兩家父母屍骨暴露地方。事隔數年，某夜崔娘告以緣盡，必須離去，言罷卽失蹤跡，不得已收拾屍骨，葬於雙親墓旁，不久，亦得病而卒。

醉遊浮碧亭

天順初有富家少年洪生，善文，頗有才氣。某年中秋，乘舟經商至箕城泊於碼頭，應城中故友李生宴，宴罷歸來，雖已深夜，但展轉雖眠，忽憶唐張繼之楓橋夜泊詩，乘輿駕小舟至浮碧亭下，棄舟拾級而上，觸景生情作詩六首。吟罷欲歸，見一美婦自西而至，詢及詩文，并設宴相待。生遂知其婦爲箕氏之女。邂逅後不久，生於某夜夢見淡妝美女來告，箕女已荐其爲隸河鼓幕下。生驚醒之後，沐浴更衣奄然而逝。

南炎浮州志

成化初，慶州有朴生者，以儒業自勉，嘗補大學館，不得登一試。常快快有憾意，但意氣高邁，見勢不屈，人以爲傲俠。待人接物則溫柔敦厚，故雖疑浮屠巫覡鬼神之說，却與之相交。某日因詢及天堂地獄之說，浮屠不能答，以罪福響應之說回之。生無法心服，遂著一理論以自警。一日挑燈夜讀，支枕假寐，忽到一國，該地無草木砂礫，所履非銅卽鐵。晝則烈焰衝天，夜則淒冷刺骨，守城者啄牙獠惡，執戈鎗以防外物。居民則以鐵爲屋，晝則焦爛夜則凍裂。生經通報入城見王，王善待之，並與之相討神鬼等說。終於告生自己時運已盡，聞生正直抗志，在世不屈，命數已窮，盼生早來該邦。且欲卽禪位，生拜謝而出。數月後生因疾而逝。其將化之夕，夢神人告於四鄰，生已爲閻王。

龍宮赴宴錄

麗朝有韓生者，少而能文，著名於朝廷。某日忽有青衫幘頭郎官二人從空而降，俯於庭曰神龍邀。生即隨其前往。龍王欲爲女修嘉會閣，聞韓生文名冠三韓，特遠召來爲嘉會閣修上梁文。龍王且邀祖江神、洛河神、碧瀾神前來參加勝會。生修畢，王大喜過望，設酒宴款待賓客，且自吹玉龍之笛，歌水龍之闕。其手下亦載歌載舞以娛賓客。生於勝會之後，求觀海宮諸處，王命二人導遊，盡觀神物，至七寶之藏而返。返抵故居後，生不再以功利爲懷，後入名山不知所終。

2. 自上述情節中，可知金鰲新話有二篇爲人鬼相戀，一篇遊地獄，一篇邂逅仙女，一篇遊龍宮。五篇悉以人物爲中心，平鋪直敘，說明文中主角之生平、奇遇，構成簡單之傳記體短篇小說。情節結構皆因文中主角善詩文，性風流倜儻，因文緣發生各種奇遇或豔遇，而以猝然而卒，或不知所終結束。今將剪燈新話各篇與金鰲新話有關者逐條提出，再加以分析比較如左：

① 牡丹燈記中之女鬼係舉家赴北，斷絕音訊十二載，寄柩於湖心寺之符家十七歲女屍化身。於某歲元夕張燈會與喬生邂逅，遂人鬼相歡。萬福寺冤鬼則爲戰亂無法吊祭，草草殯葬於開寧寺之間。在燃燈會夜晚邂逅梁生於萬福寺。趙源在綠衣人傳中與「萬」中梁生皆爲早喪父母，未有妻室，與鬼邂逅後，繾綣三年之久。梁生則「在此地三日，不下三年」。緣盡時，女鬼皆事先告知，然後化爲鳥有，無聲無息。在緣盡之前，金鳳釵記之興娘化身慶娘與崔生私奔。同居一年之後，在返抵楊州見其父母之前，交付崔生殉葬物金鳳釵，向其父母證明鬼魂未散，以及與生相歡之事實。且透過慶娘之口，說明緣份之始末。「萬」則女鬼何氏之殉葬物改爲銀碗，銀碗在「萬」中具有金鳳釵之作用。梁生於何氏消失後變賣田舍財產，爲女作文祭吊，發荐，「金」中之崔生則易售金鳳釵建醮以報。女鬼愛卿緣盡後轉生無錫宋家之男子，「萬」作轉生他國男子。女鬼既然緣盡轉生，梁生遂「不復婚嫁，入智異山，不知所終」。剪燈新話則有滕穆之「終身不娶，入雁蕩山採藥，遂不復還——滕穆醉遊聚景園之結局於前。綜觀上述各節，萬福寺樛蒲記之情節係將剪燈新話中「牡丹燈記」、「綠衣人傳」、「金鳳釵記」、「愛卿傳」、「滕穆醉遊聚景園」等五篇之情節，重加配合組成具有統一性之有機體。

② 剪燈新話中才子佳人唱和而邂逅者比比皆是。秋香亭記之商生與采采，於兩人長大成後，采采藉折花爲名，作絕句二首遣婢授生，生得詩後亦占二首答之，女終多情成疾。聯芳樓之蘭英、惠英兩姊妹與鄭生定情後，亦與生唱和，生於奉父書離

去，薛女即表非鄭生勿嫁之情，薛父見生盤桓不去亦起疑，終登樓自懷中發見生詩，無奈去書鄭家結親。翡翠傳之金生與翡翠幼時亦相唱和，年及十六後，翡翠猶情有獨鍾，其父母議親則悲泣不食，終言出戀情。其父母不得已遣人至金家，金以貧辭，終結秦晉之好，但好事不常張氏兵起，翡翠爲張部李將軍所虜。李生窺牆傳之男女定情，亦以詩文爲媒互相唱答。李離去後，崔女亦多情致疾。崔父翻箱搜篋始獲李詩，乃遣人說媒。崔家之富不亞於翡翠家，聯芳樓之薛家，聯姻時女家皆不求聘儀。崔娘於婚後不久即因紅巾亂，若翡翠之身世爲賊所擒，因不甘受辱爲賊所殺。愛卿在愛卿傳中則不甘受辱自縊而亡，葬於銀杏樹下。趙生於亂平後返抵故里，母妻已別世，大慟之餘，在中堂重見崔氏，崔氏且相告別後之情，且與趙生入室歡會，一如平生。李生窺牆傳之終節與之不同者，則爲相見後人鬼仍過數年之夫婦生活，以及兩家父母暴屍於某處。因此可見李生窺牆傳之前段情節取自翡翠傳，後段則來自愛卿傳。

③善吟咏，好遊山玩水之滕穆。或渭塘奇遇記之王生於收租路過渭塘。以及鑑湖夜泛記成令生咸具醉遊碧浮亭記洪生前段情節。滕穆因泊舟於雷峯塔下，醉不能寐，披衣至聚景園巧遇宋朝宮人；成令言在鑑湖，遊至千秋觀下，歌宋之問明河之篇，自我陶醉時，小舟自行開動，瞬息千里，竟至天河。成令言在天河得識織女之神，並承蒙贈瑞錦。因此可知醉遊碧浮亭前段洪生抱布買絲，憑吊平壤古城，吟唐張繼之楓橋夜泊詩，似結合滕穆，渭塘王生與鑑湖夜泛遊之前段而成。且將宋宮人之鬼魂與天河織女之神揉和成箕氏女之情節。

④剪燈新話中之太虛司法傳與令狐生冥夢錄馮生與令狐生，皆剛愎自用不信鬼神者。馮生因受鬼辱，終訴之天府，天府以其正直，不惟盡滅鬼魂，且命其爲太虛殿司法。南炎浮洲記只將太虛司法傳中馮生受鬼辱刪去一段，改插入令狐生冥夢錄之洪生賦諷詩、遊地府。故慶州朴生在南炎浮洲志中，遊南炎浮洲之前，爲馮生與令狐生之化身，遊覽中則爲令狐生所經歷者，終爲閻王則是馮生之太虛殿司法。

⑤廣利王因欲別構靈德殿，聞余善文負不世之才，特邀往修上梁文。龍宮赴宴錄則將廣利王改爲飄淵神王，靈德殿則變爲嘉會閣，修上梁文則同。只是結局之前，「龍」之韓生請求觀覽龍宮四處，爲水宮慶會錄所無。余善文與韓生終以「遍遊名山

不知所終」，或以「後入名山不知所終」結束。

3. 金鰲新話之文體，其中四篇爲韻文與散文之混合體。亦即散文中插進大量詩歌。甚至詩歌居多數，例如萬福寺樗蒲記有詩歌二十五首，形式包括古詩，近體七言絕句、近體七言律詩、詞等。李生窺牆記有廿九、醉遊浮碧亭記十有四、龍宮赴宴錄則十一。惟有南炎浮洲記一篇全部爲散文。這篇散文以問答體爲中心，討論鬼神之有無。剪燈新話之文體，大部份亦爲散文、韻文混合體，此種文體不但與人清新生動之感覺，且充分表現韻文聲音鏗鏘之長處。若渭塘奇遇記之王生，夢會酒肆之閨女，初臨深閨所見不知人之字畫上四時詩，即表現閨房之優雅，主人文學修養之高尙。因此，金鰲新話李氏窺牆記崔娘之閨房亦有四時字畫，表現富家氣派與崔娘之教養。金鰲新話不惟文體，在詩文中亦取用剪燈新話之語詞，如廣利王告余善文何以邀請之由曰：

……今欲別構一殿，命名靈德，工匠已舉，木石咸具，所乏者惟上梁文爾。側聞君子負不世之才，蘊濟時之略，故特奉邀至此，幸爲寡人製之。」

……今欲別構一閣，命名嘉會，工匠已集，木石咸具。而所乏者上梁文耳，側聞秀才名著三韓，才冠百家，故特遠召，幸爲寡人製之。」

上梁文呈獻後，酒進樂作，第一支歌舞畢剪燈新話有

舞竟，復有歌童四十輩，倚新妝，飄香袖，於庭下舞採蓮之隊，歌採蓮之曲曰：

金鰲新話則作

舞竟，復有總角十餘輩，左執籥，右執翫，相旋相顧，而歌回風之曲曰

類似上述語詞者不勝枚舉。

註一：梅月堂集題詠類有「題金鰲新話題甲集後」之語。

四、金鰲新語之人物與人物之性格

傳奇小說與現代小說最大不同者，即傳奇小說係以人物爲中心。小說之篇名雖有「記」、「錄」、「志」等等，但可將其改爲「傳」。因其內容皆敘述某人之一生，情節亦配合該人物之生平而佈置。故人物於傳奇小說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金鰲新話亦類剪燈新話，所設人物皆超乎現實；男則年輕瀟灑之才子，女則儀態萬千之佳人。既缺乏性格上之描寫，又羅列大量綺麗、動人之形容詞於富家才子佳人身上。因此難加區別此人物與彼人物之不同。故作者於介紹人物時，必加名冠姓，說明爲何地人氏，以及其環境如何。金鰲新話五篇之中，大致在人物出現時必加如此說明。今分別將金鰲新話與有關剪燈新話之人物與其性格敘述如左：

1. 傳奇雖多神怪，但其所以成爲傳奇，必有「人」在其中。金鰲新話五篇之才子，分別與鬼戀，邂逅仙女，下黃泉，赴海宮，自始至終悉以「人」活躍於文中。剪燈新話各篇亦然。此外此輩男性人物皆善於吟詩作文。梁生於萬福寺之東，即窮極無聊，吟朗以解孤獨。與女鬼餞別時，目睹諸鬼詩法頗高，即於席前走書古風長短篇一章。於女鬼緣盡離別後，若滕穆作文以吊。滕穆於聚景園眼見妙齡美婦吟咏，不勝技癢而隨和之。李生路過崔家，隔牆耳聞崔娘之吟朗，亦不勝技癢，遂作詩三首，繫礫投入牆內。洪生亦善文，醉遊浮碧亭，憑吊箕城古勝，觸景生情，作詩六首，此六首詩博得箕女之青睞，及「可與言詩者」之讚。箕女終爲其奏于上皇，生乃成爲隸河鼓幕下，類似李生與洪生之因詩結緣者，剪燈新話中頗多。金生在翡翠傳與商生在秋香亭記，分別與翡翠，采采唱和。鄭生在聯芳樓亦若李生爲崔父發見情詩於篋中，情事敗露，始成眷屬。朴生在南炎浮洲記亦以儒業自勉，浮屠亦以文士相交，曾著理論自警，因得遊地獄。令狐生遊地獄亦因賦諷詩，發生筆禍所致。韓生與余善文所以爲神王，廣利王奉邀前往修上梁文，因「名著三韓」，「才冠百家」，或「負不世之才，蘊濟時之略」。故可知金鰲新話與剪燈新話，皆以善於吟詩作文之才士爲中心，因文筆因緣產生各種奇遇。奇緣中可分豔情與神怪兩類。才子在豔情類中之風流大膽、多情、英俊，皆非常人所有者。如李生在窺牆記爲「年十六，風韻清邁，天資英秀」。醉遊浮碧亭之洪生則「年少美姿容

，有風度」。剪燈新話聯芳樓之李生「青年，氣韻溫和，性質俊雅」。渭塘奇遇記之王生則「貌瑩寒玉，神凝秋水，姿狀甚美，衆以奇俊王家郎稱之」。翡翠傳之金生爲「聰明俊雅」。秋香亭記之商生則「少年，氣稟清淑，性質溫粹」。在風流情事中之大胆與多情，亦出乎情理之外。梁生在萬福寺見女投狀，卽唐突加以挑逗，立刻相歡，此種出乎情理之大胆作風，在綠衣人傳，滕穆醉遊聚景園之趙源，滕穆皆然。但梁生、趙源、滕穆終於知悉對方爲鬼魂，緣盡離去後，尙眷戀如初，終不復再婚娶。如此多情應非一般登徒子所能比擬。洪生之酷好遊山玩水應屬文士之另一種個性。成令言卽不求聞達，於鑑湖「終日遨遊不輟，常乘一葉小舟，不施篙櫂，風帆浪楫，任其所至。或觀魚水涯，或盟鷗沙際。或蘋州狎鷺，或柳岸聞鶯。沿湖三十里，飛者走者，浮者躍者。皆熟其狀貌，與之相忘。自去自來，不復疑懼。而樵翁耕叟漁童牧豎遇之，不問老幼俱得其歡心」之人物。成化初慶州朴生於南炎浮洲志中「意氣高邁，見勢不屈，人以爲傲俠」則爲另一種文士之典型。此種剛復自用，對浮屠巫覡鬼神之說生疑者，剪燈新話中有吳楚狂士憑大異之「恃才傲物，不敬鬼神」，令狐生之「剛直之士也，生而不信神靈，傲誕自得。有言及鬼神變化幽冥果報之事，必大言折之」。此輩爲傳奇小說神怪類之主要人物。自上述可知金鰲新話與剪燈新話之人物，同出一轍，幾乎難加分別各自特有之性格。

2. 金鰲新話之何氏、崔娘、箕女分別以鬼、人與鬼、仙女出現於萬福寺樛蒲記，李生窺牆傳、醉遊浮碧亭記，但其外貌，性格不惟雷同，甚與剪燈新話之幾個女主角亦相似。何氏出現於萬福寺時爲「有一美姬年可十五六，了鬢淡飾，儀容嫵媚，如仙姝天妃」。梁生於隙中，見其姿容，不能定情。於祭文稱其「生而溫麗，長而清亭，儀容侔於西施」。窺牆傳之崔娘則「年十五六，態度豔麗，工於刺繡」。洪生於浮碧亭所見其女乃「一美娥也，……狀如處家子」。剪燈新話中滕穆於聚景園所見美人卽「一美人先行……風鬟霧鬢，綽約多姿，望之殆若神仙」。牡丹燈記之符女則「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婷婷娜娜，迤邐投西而去」。生於月下視之，「詔顏稚齒，眞國色也」。愛卿亦「色貌才藝，獨步一時」。故趙生「慕其才色」納禮聘焉。成令言所見仙娥「被冰綃之衣，曳霜紈之帔，戴翠鳳步搖之冠，躡瓊紋九章之履」，「星眸月貌，光彩照人」。綠衣人則「綠衣雙鬟，年可十五六，雖不盛妝濃飾，而姿色過人」。何氏、崔娘、箕女不惟貌美，尙且頗懂詩禮。何氏於梁

生將離去時曾作七言四韻，梁生讀其詩法清高，音韻鏗鏘。於緣將盡在寶蓮寺曾有「妾之犯律，自知甚明。少讀詩書，粗知禮儀。非不諳褻裳之可媿，相鼠之可赧」之語。崔娘則「長於詩賦」，「幼承庭訓，……學詩書仁義之方，但識閨門之治」。箕女則娉娥稱其「貞靜能文」，初逢韓生時即依生詩和之，生得詩後，又請求以江亭秋月玩夜爲題，爲詩四十韻，得見其能詩之一斑。剪燈新話之滕穆於聚景園初逢女鬼，亦因和鬼咏觴而結緣。女鬼歡宴滕生時曾自製木蘭花慢一闋。愛卿亦「工於詩詞」，以是人皆敬之。翡翠亦「生而穎悟，能通詩書」。采采於秋香亭以折花名，以碧瑤牋書絕句二首，令婢授生暗通款曲。綜觀上述金鰲新話諸女，不論爲人爲鬼或仙女，皆才貌俱全，頗知詩書。然何以頗識詩書，且在儒教重陶下，胆敢違背明教，與男子偷情？此種超乎常情之女性，在剪燈新話與金鰲新話中，多以因緣爲藉口，加以掩飾女性大胆與積極談情相戀之性格。因此，女性主角常是冤魂，爲完結其三世因緣，不顧現實環境，衝破禮教拘束。如萬福寺之冤鬼，作者即再三強調其因緣，非水性楊花，「今日之事，蓋非偶然。天之所助，佛之所佑。逢一桀者以爲偕老也。不告而娶，雖違明教之法典，式燕以邀亦云平生之奇遇也」，「忽遇三世之因緣，擬欲荆釵椎髻，奉高節於百年……」，以上即冤魂告生者。在「剪」綠衣人傳中，瞿佑更將男女之情，安排爲前世姻緣。渭塘奇遇記則作夢中相會。牡丹燈記則人鬼相戀。則爲人鬼戀之滕穆與衛女，明知衛女爲鬼魂後，尚有三年夫婦緣。金鳳釵記則自幼在父母之言下訂婚，女因望生至而感染成疾，終離世而去。但緣未盡，遂來與崔郎了此段因緣。此即作者將男女大胆相戀正當化之安排。故萬福寺樗蒲記之女主爲草草殯葬於開寧寺之冤魂。李生窺牆記崔娘爲愛情之貞節，痛罵紅巾賊，終爲所副，再若滕穆與宋衛宮人之冤魂，與李生完結三年未盡之因緣。洪生醉遊浮碧亭中，箕女以仙女資格積極邂逅洪生，作者仍可避破壞禮教之責。

3. 在金鰲新話中，有三篇屬於神怪類。其中一篇醉遊浮碧亭爲洪生邂逅箕女。洪生與箕女已於男女人物中分別敘畢。其他南炎浮洲志與龍宮赴宴錄之閻王與神王，則分別與剪燈新話有關者敘述如左：

慶州朴所見閻王爲「戴通天之冠，束文玉之帶」，坐於「玉欄金牀」，「茶則融銅」，「果則鐵丸」。因其「在世盡於王，發憤討賊，乃誓曰：死當爲厲鬼以殺賊。餘願未殄而忠誠不滅，故托此惡鄉爲君長」。其名「猷摩，言爲猷所摩也，爲此士

君已萬載矣！壽久而靈。心之所志，無不神通。志之所欲，無不適意」。對居轄地者則曰：「皆前世弑逆姦兇之徒，托生於此而爲我所制，將格其非心者也。」且曾謂生「非正直無私，不能一日爲君長於此地」。其所居地則稱「炎浮洲也，宮之北山，卽沃焦山地。此洲在天地之南，故曰：南炎浮洲。炎浮者，炎火赫赫，常浮大虛，故稱之云耳。」又曰：「炎洲之域，實是瘴癘之鄉。禹跡所不至，穆駿之所未窮。形雲蔽日，毒霧障天。渴飲赫赫之洋銅，飢餐烘烘之融鐵，非夜叉羅刹，無所措其足；非魑魅魍魎莫能肆其氣。火城千里，鐵獄萬重。民俗强悍，非正直，無以辨其姦。地勢凹隆，非神威，不可使其化。」關於儒佛之見解則「周、孔中華文物中之聖也。瞿曇，西域姦兇中之聖也。文物雖明，性有駁粹，周孔率之。姦兇雖昧，氣有利鈍，瞿曇警之。周孔之教，以正去邪。瞿曇之法，設邪去邪。以正去邪故其言正，以邪去邪，故其言荒誕。正直，故君子易從，荒誕，故小人易信。其極致，則皆使君子小人，終歸於正理。未嘗惑世誤民，以異道誤也。」關於鬼神則「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蓋造化之跡，而二氣之良能也。生則曰人物；死則曰鬼神，而其理未嘗異也」。關於世俗不顧喪葬之禮，專以追荐爲務，藉以贖罪者則以爲荒謬。故言「那有清淨之神而享世人供養，以王者之尊而受罪人賄賂，以幽冥之鬼而縱世間刑罰。」在剪燈新話所出現閻王則完全與南炎浮洲志者不同。令狐生所見大官府若世間台省之狀，王旁且坐一綠袍秉笏者。所轄地府乃刑罰罪人處，依所犯罪過之輕重，處以不同之刑，因此，有被剝皮刺血，剔心剜目，或化爲畜類轉生等等。在冥府之外，尚有城隍府，府下有判事，一若人間，分掌各種業務，在永州野廟記地府卽曾因白蛇妖與應祥事牒衡山府與永州城隍徵驗是非。修文舍人傳之顏希賢曾對其友曰：「吾今隸職冥司，頗極清要。」「吾今爲修文舍人，顏淵、卜商舊職也。冥司用人選擢甚精，必當其才，必稱其職，然後官位可居，爵祿可致。」可見瞿佑所作冥府，組織嚴密宛若人間。酆都所管諸刑罰爲金時習所作者無。故金時習所言之閻王，較瞿佑在剪燈新話所述閻王更儒教化，與佛教所敘冥司截然不同。然而龍宮神王則大致相同，只是名稱略予改變而已。一稱瓢淵神王，一曰廣利王。盛會時，神王邀祖江、洛河、碧瀾三神作陪；廣利王則東、西、北三海之王。神王戴切雲冠、佩劍，其他三王則着紅袍。廣利王頂通天之冠御絳紗之袍，秉碧玉之圭，其他三王亦依其方而着不同色之冠冕、佩劍。神王與其所邀三神皆善詩歌，在龍宮赴宴錄分別曾吟詩作歌，但瞿佑所作龍堂靈會錄與水宮慶會錄中，龍王無吟誦詩歌。

者。由此可見神王之作受廣利王之影響甚大。

五、背景

背景影響情節之發展與人物之個性，因此三分之二韓國古代小說，因將其背景設於我國，故其內容難有獨特風格。金鰲新話則不然，五篇之背景皆置於朝鮮境內，故於韓國文學史上，在表現韓國獨特風格方面，有崇高評價（一）。現將各篇之自然與社會背景敘述如左：

1. 萬福寺樛蒲記：本篇係以南原三月廿四日萬福寺燃燈會為舞台，移至開寧洞、開寧寺、寶蓮寺終以智異山結束。南原為朝鮮湖南勝地；時習入金鰲山前舊遊地。附近名勝寺剎林立，時習曾作詩數則，稱頌之。古代女性不得離開閨房，但於每年慶典年例寺廟乃其唯一可涉足處。因此才子佳人小說，皆以寺廟為其邂逅、幽會處。剪燈新話幾篇人鬼相戀者，亦以寺廟為舞台，何況寺廟乃能寄柩，寄宿。韓國似無寄柩風俗，因此何娘乃被葬於開寧洞。樛蒲戲為韓國獨有之一種賭戲，插入其中更具韓國地方色彩。本篇之中，未敘明時間，但可由何氏卒於倭寇入侵事，窺出係麗末或李朝初年。離時習生時不久，時習對此戰亂給予百姓之餘痛，應有睹聞。

2. 李生窺牆傳：李生居於松都——開城，駱駝橋側，常詣國學。崔女則住於善竹里，崔家掌上明珠之閨房，其陳設較渭塘奇遇記中，王生於夢中所見酒肆之女所居者，更為雅緻，同有四時詩畫，並有煙江疊嶂圖與幽篁古木圖。李生終為其父遣往嶺南。紅巾亂王移福州。亂後於女家小樓人鬼重逢。故主要舞台係松都善竹里崔家，其他則為配合松都所發展之情節而羅列出。松都為時習遊歷各處之首站，成均館炭峴門內之國學，附近松岳山東之五冠山，皆其舊遊之地。紅巾之亂，係高麗末年之事，可知其時代背景仍設於高麗末。

3. 醉遊浮碧亭記：平壤係朝鮮古都，時習遊此地時節，曾作懷古詩多首，憑吊名勝古跡。錦繡山、鳳凰台、綾羅島、麒麟窟、朝天石、楸南墟、永明寺、浮碧亭、柳磯、皆其所熟稔與懷念之地。已成仙之箕女能邂逅洪生，乃因懷鄉之情，返抵平壤

故都。本篇之時間爲順化初，卽世祖二年。

4. 南炎浮洲志：本篇係以地獄爲中心。時習幻想之地獄，與佛教所言者截然不同。乃洋海中一島嶼，銅牆鐵屋，晝則酷熱，夜則冷凍貶人骨髓，守門者啄牙獠惡，執戈鎗。有黑白衣二童，司善惡文簿。王城建設一如人間，王之左右，亦有二美姝，但所食之茶果，則爲融銅鐵丸。托生於此者，並不受若佛教所言之各種刑罰，只將格其非心者而已。足見乃時習盡其所能幻想而出者。此事發生於成化初朴生身上，因此時間在世祖十年。

5. 龍宮赴宴錄：李生窺牆傳係以松都城內爲舞台，本篇則以松都天磨山瓢淵爲背景。主要舞台爲龍宮，龍宮與水宮慶會錄中，廣利王所居者大致雷同。惟洪生且參觀朝元之樓，該樓係純玻璃所成。凌虛之閣則神王朝天之時，整其儀仗，飾其衣冠之處。及神王七寶藏所。時間背景則爲麗朝。

以上五篇中，其背景有兩篇設於松都，一篇平壤，一篇南原，一篇慶州。時間則爲麗末李朝初年。時習於入金鰲山前（二）曾遨遊松都、平壤、南原，慶州則爲其著作金鰲新話時期居住地。故其描寫其自然背景方面，非常生動，何況時間背景設於麗末李朝初期，對於當時該地等風物人情，社會思潮皆有深刻瞭解。因而金鰲新話各篇雖受剪燈新話影響頗巨，但情節發展相當自然，未有絲毫澀難，勉強與造作之感。金時習爲李朝初期人物，其金鰲新話之時間背景，悉爲麗末李朝初。因此關於麗末李朝初期之時代與思想背景，簡述如左：

高麗恭愍王之前，已有忠宣王曾經企圖擺脫元之支配勢力，加強王權，但元朝興盛時期，高麗貴族權勢皆挾元之外勢以自重，故無法成功。恭愍王時期，則因大陸情勢改變，明朝起而代之，因此，輕而易舉將元所設監督機關——征東行省撤廢，剪除親元派奇氏一族，且與明修交，採親明政策，使用明之年號。對內則起用辛旽，號稱國師，給予三重大臣領都僉議之官職，削減權貴世族過份膨脹之勢力。然辛旽本身於實行改革策時，初期雖爲一般國民所歡迎與讚賞，但深受權貴之猛烈抨擊，終又行爲失檢，浪費財物，恐爲恭愍王發覺，遂生弑王之念，事機不密爲王發覺，反被殺死。恭愍王改革內政之企圖，在根深蒂固之舊勢堅強抵抗下，終歸失敗，不久且爲宦官所弑。恭愍王在位時，紅巾賊曾自北方入侵，有次攻陷開京，王逃往安東避難。然

而紅巾之亂並非麗朝最大外患，出沒於沿海各處之倭寇，方爲高麗帶來滅亡。因其時高麗無海軍，無法防禦倭寇之入侵，全國各處所受損害無法計算，甚至於官方之漕運亦受阻，中央經濟陷於極端困境。恭愍王死後，李仁任荐禍王，禍王卽位，李仁任因明使被殺事件之責任問題，遂棄親明政策，又恢復親元政策。但李成桂、鄭夢周等則極力反對。明朝對高麗表懷疑態度，乃通告將設鐵衛嶺。此時李仁任已退，掌握大權者爲崔瑩與李成桂。崔瑩係親元派，接通告立卽取得禍王之同意，下令全國徵兵。崔瑩自任八道都統使，並任曹敏修爲左軍都統使，李成桂爲右軍都統使，發兵征遼東。李成桂藉以小逆大，夏日發兵，倭乘虛而入，時方暑雨等理由，自威化島回軍，而將禍王與崔瑩逐出，立恭讓王。李成桂、鄭道傳、趙浚，等新進權貴，爲圖謀自己之權益，遂斷然施行新科田法、焚毀所有公私田籍，排斥擁有廣大農莊之僧徒，執政權與經濟大權於一手之李派，終於逼恭讓王讓位，李成桂於是半推半就下，坐上王位。鄭夢周係當時反對最力者，但爲李成桂第五子所搏殺，李氏不流血革命乃成功。李氏不惟名軍事家，於政治方面亦具超人才幹，就位之初，對外採親明策，對內則籠絡高麗舊臣，國號仍稱高麗。後獲明之同意，改爲朝鮮。李朝爲保障其政權，對明言聽計從，王之薨去、嗣位、冊妃、建諸、追崇等皆派特使前往（三）。

高麗末年，佛教徒漸趨腐化，李穡曾論其弊害曰：「佛利民居參伍錯綜，中世以降，其徒益繁，五教兩宗爲利之窟，川傍山曲無處非寺，不惟浮屠之徒，浸以卑陋，亦是國家之民，多於遊食。」但仍爲思想與學問之主流，儒學不過一支流派而已。李朝建國後，爲匡救日趨頹廢、祈福消災之民心，乃倡導以忠孝爲根本，三綱五倫上下有序，發揚文教之儒學，於是言國政者，言必稱堯舜孔孟，風教倫理道德必以四書五經爲據，儒教終成爲李朝學界、思想界最高指導中樞，佛教亦漸趨衰微（四）。

註一：趙潤濟著韓國文學史第一二三頁。

註二：鄭炳昱等金時習研究，載於漢城大學論文集人文社會科學第七輯，一九五六年。國文學散葉金時習生涯與思想。

註三：李基白著韓國史新講，一九六六年二月第一出版社。

註四：韓國儒學史玄相久著一九六〇年民衆書館版。

六、金鰲新話所表現思想與作者之人生觀

金時習曾於閑畢剪燈新話題詩曰：「山陽君子弄機紆，手剪燈火錄奇話，有文有騷有記事，遊戲滑稽有倫序，美如春葩變如雲，風流話柄在一舉，初若無憑後有味。」盛讚剪燈，且言「眼閱一篇足啓齒，蕩我平生磊塊臆」。足見時習於著金鰲新話前，因自身坎坷生涯，無法發洩其情感，時刻於惱悵中度日，閱讀新話後，立刻發覺可藉新話形式伸紓其感情與思想，觸發其作金鰲新話之動機。故五篇中到處可發現，作者常出現於文中。如作者五歲即文名振全國，在當時學優則仕，書中自有黃金，書中自有顏如玉之思想背景下，況又蒙世宗親口允大用，因此龍宮赴宴錄之韓生、名著三韓，才冠百家，非時習是誰？南炎浮洲志之朴生，以儒業自勉，嘗補大學館，不得登一試，常怏怏有憾。而意氣高邁，見勢不屈。人以爲傲俠。然對人接話，淳愿懇厚，一鄉稱之。嘗疑浮屠巫覡鬼神之說，亦是描畫時習本人。醉遊浮碧亭記之洪生，李生窺牆傳之李生，萬福寺之梁生，悉爲善文、年輕者。且男女邂逅時，皆以詩唱和，表現時習善詩之才能。梁生之早喪父母，未有妻室，與李生之常詣國學，卽憶其少年時節生活情況。關於男女相歡事，係受剪燈新話影響。才子必匹配佳人，但顧慮當時社會環境，男女相戀問題不得超越儒家倫理道德，遂不得不搬出佛教之因果律，加以自圓其說，使情節之發展合理化。故李生與梁生皆緣訂三生，在詩媒介下，男女相悅，毫無顧忌，完成其好事。今學者李家源且將龍宮赴宴錄視爲金時習自傳，簡介如左：

少而能文.....五歲能詩

青衫幘頭郎宮.....黃門

含仁門.....興仁之門

神王.....世宗

韓.....文宗端宗

龍女.....金

上梁文.....壁畫山水圖 時

生

蛾眉

宮妓

總角

廣大

朝元之樓

慶會樓

冰綃二匹

明綃五十四

水景宮

景福宮

習

其他龍宮之郭介士、玄先生、木石罔兩、山林精怪、江河君長等朝廷百官、掃雲器、電母鏡、雷公鼓、哨風橐、灑水簫等則爲世宗所造天文儀器、測雨器、自鑿漏等科學製品，且入名山指時習放棄功名，過放浪生活。鄭柱東氏則以爲醉遊浮碧亭記。係時習自敘傳，天順初即時習遊覽松都、平壤時期，洪生則指作者本人，箕氏女則爲幼主端宗，箕氏則指李太祖，箕氏以儒教立國則寓指李朝初期，衛滿篡位則指首陽君，「弱質顛蹶陽藉，欲守貞節，待死而已」則係端宗逢變待死寧越，神人則係王族先祖，嫦娥則爲端宗之母權妃，我真靜能文則謂端宗之善文，別後，「主母奏於上皇，上皇惜其才，使隸河鼓幕下，爲從事，上帝勅汝，其可避乎！」此上皇係指世宗。從以上兩位學者所指摘者，或許言過其實，其中牽強附會在所難免。但不容否認，作者於構思或執筆時，必將自己所感觸與經歷納入其中。

萬福寺何氏於梁生祭文中，係「逢亂離而避完，遇寇賊而珠沈」，非不知書禮無節義者；李生窺牆傳中之崔娘，與李生散佚後，落入賊手，不但不屈於賊，且破口大罵，終招殺身之禍，此種至死不屈之節義，乃時習所崇奉者。時習深痛惡絕世祖之篡位，以及那班助世祖奪位之奸臣，故其作品中，非正面痛罵奸臣賊子之非，則處處表現守節者之忠義，在南炎浮洲志中，透過權威化身之閻王，說明忠義與節介之士與姦兇之徒，將受如何報應。閻王卽在世盡忠於王，發憤討賊，餘願未殄，而忠誠不滅，故託爲王。在世弑逆姦兇之徒，則居南炎浮洲，爲閻王所制。並且對世人供佛設齋，祀王燒錢以贖其罪者，加以否認，換言之，姦暴之徒卽使隨俗祀佛，其罪仍不去。故閻王曰：「那有清淨之神，而享世人供養，以王之尊而受罪人賄賂，以幽冥之鬼而縱世間刑罰？」洪生所著理論以自警者，即時習對「天下之理」之一貫見解。卽「天下之理，一而已矣，一者何，無二致

也，……所謂理者於日用事物上，各有條理，語父子則極其親，語君臣則其義，以至夫婦長幼，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而理之具於吾心者也……以是而推之，天下國家莫不包括，無不該合，參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惑，歷之古今而不墜，儒者之事，上於此而已矣……「強調三綱五倫之儒家思想。尤以對「王」者解釋爲「……如王者，萬民所歸之名也，三代以上，億兆之主皆曰『王』，而無稱異名，如夫子修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尊周室曰：『天王』，則王者之名不可加也，至秦滅六國一四海，以爲『德兼三皇，功高五帝』，乃改王號曰：『皇帝』，當是時，僭稱之者頗多，如魏梁荆楚之是也，自是以後，王者之名分，紛如也，文武成康之尊號已墜地矣！且流俗無知，以人情相濫，不足道。至於神道則尙嚴，安有一域之內，王者如是多哉，士豈不聞『天無二日，國無二王』乎，其語不足信也……」藉與閻王之間答，諷譏世祖篡位之不該，春秋大義已爲世祖所毀。更加言「有國者，不可以暴劫民。民若瞿瞿以從，內懷悖逆，積日至月，則堅冰之禍起矣！有德者，不可以力進位，天雖不諄諄以語，示以行事，自始至終。而上帝之命嚴矣，蓋國者，民之國，命者，天之命也。天命已去，民心已離，將欲保身，將何爲哉。」解釋王道與霸道，非王道立國，則國運不會長久。

在韓國儒道釋常被混淆不清，故金時習雖曾爲和尚，但仍無法嚴格分別儒道佛。表現在作品中，亦若同一般無識庶民，時而爲儒，時而爲佛，或爲道教思想，甚至滲雜不少巫覡。萬福寺中之冤鬼則淵源於巫、道、佛三種思想，何氏稱其梁生人鬼相歡爲三生因緣，梁生變賣田產爲何氏荐，何氏得脫輪迴，轉生他國男子，悉爲佛教思想。但何氏將其相戀歸之「天之所助，佛之所佑」合理化後，又言「不告而娶，雖違明教之法典，」則所指明教法典乃儒教之倫理觀念。其他各篇亦有同類情形，這種混雜釋道儒思想在剪燈新話以及其他以前我國傳奇中，比比可見。但金鰲新話各篇都以強烈儒教精神爲中心，佛教思想次之，其他更次之。南炎浮洲錄爲最明顯之例，冥府思想來自佛教，但時習筆下者，却一變爲儒化人格之閻王，與地府。故可知時習在思想方面呈現許多矛盾，但仍堅守儒教之中心思想。

七、結語

金鰲新話雖直接或間接受剪燈新話影響，但作者在麗末李朝初年，內憂外患之動盪局勢之後，因不滿世祖之不義，放棄功名，佯狂爲僧，遨遊朝鮮大部地方，藉以取得精神上之慰藉。然而在夜闌人靜時，新愁舊恨仍無法排遣。故閱讀剪燈新話後，方始發覺能藉稗官小說，發洩自己之感情、思想，並可將超人之詩文奇才，留傳於後代。於此種衝動下，金時習在情節、人物、背景上，竭盡所能，將自己所經歷者注入金鰲新話，而剪燈新話與自己觀點相合者，或與韓國社會環境相類者，則加以利用。因此金鰲新話在韓國文學史上，具有承先啓後，將小說文學帶入新境界，領導以後小說走向具有韓國風格之領域，且越海至日本，刺激日本小說文學。

